

羅念生 《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選》，1988年12月第1版，第79頁
安提戈涅

人物

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的長女。

伊斯墨涅——俄狄浦斯的次女。

歌隊——由忒拜城長老十五人組成。

克瑞翁——忒拜城的國王，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的舅父。

守兵

僕人數人——克瑞翁的僕人。

海蒙——克瑞翁的兒子，安提戈涅的未婚夫。

忒瑞西阿斯——忒拜城的先知。

童子——忒瑞西阿斯的領路人。

報信人

歐律狄刻——克瑞翁的妻子。

侍女數人——歐律狄刻的少女

開場 [1]

[1]神示說忒拜城國王拉伊俄斯會死在自己兒子手中。他後來生了俄蒂普斯，就叫一個牧羊人把嬰兒扔在山上。這孩子卻被波呂波斯收養作太子。俄蒂普斯成人後，因為有人罵他是養子，他便跑去向阿波羅求問。阿波羅沒有回答他的父母是誰，只說他會殺父娶母。他聽見了這話，不敢回家。便向忒拜走去。在路上同一個老年人因為爭路而起口角。他竟把那人打死了。哪知道那人即是他的父親。他到了忒拜城，制服了一個人面獅身的女妖，忒拜人因此立他為王。把王后也嫁給了他。那王后就是他的母親。他生下了二男二女，終於發現他殺了父親，娶了母親。因此自己刺瞎雙眼。俄蒂普斯退位後，因為兩個王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呂涅刻斯尚在幼年，政事由克瑞翁攝行，後來兩個王子長大，因為爭奪王位，互相殘殺而死。

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自宮中上。

安提戈涅 啊，伊斯墨涅，我的親妹妹，你看俄狄浦斯傳下來的詛咒中所包含的災難[2]，還有哪一件宙斯沒有在我們活著的時候使它實現？在我們的苦難中，沒有一種痛苦、災禍、羞恥和侮辱我沒有親眼見過。聽說我們的將軍[3]剛才向全城的人頒佈了一道命令。是什麼命令？你聽見沒有？你是不是不知道敵人應受的災難正落到我們的朋友們身上[4]？

伊斯墨涅 安提戈涅 自從兩個哥哥同一天死在彼此手中，我們姐妹倆失去了骨肉以後，我還沒有聽見什麼關於我們的朋友們的消息，不論是好是壞，自從昨夜阿耳戈斯軍隊退走以後，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是好轉還是惡化呢。

[2] 俄蒂普斯的父親拉伊俄斯曾經拐走珀洛普斯的兒子克律西波斯，那孩子一離家就自殺了。珀羅普斯因此詛咒拉伊俄斯沒有好報。後來拉伊俄斯果然被自己的兒子俄蒂普斯殺死了。俄蒂普斯是個殺人犯，凡是他用過的器皿都得毀掉；因為古代人相信，殺人犯用過的東西是不潔淨的。據說宮中的人不讓他用金銀器皿，另換鐵制器皿給他用。他後來在瘋狂中忘記了這習慣，認為是他兒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呂涅刻斯虐待他。因此詛咒他們日後會用“鐵器”（指兵器）來瓜分產業，雙方都得到一塊等量的土地。後來這兩兄弟果然自相殘殺而死。由那殘殺而引起的災難便是波呂涅刻斯的屍首不得埋葬。

[3] 將軍指克瑞翁，他曾經率領軍隊追擊阿耳戈斯人，這時他剛回來。

[4] 意指克瑞翁禁止任何人埋葬敵人的屍首，並用這種對付敵人的禁令對付波呂涅刻斯。

安提戈涅 我很清楚，因此把你叫到院門外面，講給你一個人聽。

伊斯墨涅 什麼？看來是有什麼壞消息使你感到苦惱。

安提戈涅 克瑞翁不是認為我們的一個哥哥應當享受葬禮。另一個不向當享受嗎？據說他已經按照公道和習慣把厄忒俄克勒斯埋葬了，使他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1]、我還聽說克瑞翁已經向全體市民宣佈，不許人埋葬或哀悼那不幸的死者波呂涅刻斯，使他得不到眼淚和墳墓。他的屍體披猛禽望見的時候，那是塊多麼美妙的貯藏品，吃起來多麼痛快啊！聽說這就是高貴的克瑞翁針對你和我——特別是針對我——宣佈的命令，他就要到這裏來。向那些還不知道的人明白宣佈。事情非同小可，誰要是違反禁令，誰就會在大街上被群眾用石頭砸死。你現在知道了這消息，立刻就得表示你不愧為一個出身高貴的人，要不然，就表示你是個賤人吧。

伊斯墨涅 不幸的姐姐，那麼有什麼結要我幫著系上，還是解開呢

安提戈涅 你願不願意同我合作，幫助我作這件事？你考慮考慮吧。

伊斯墨涅 冒什麼危險？你是什麼意思？

安提戈涅 你願不願意幫助我用雙手把屍首擡起來？

伊斯墨涅 全城的人都不許埋他，你倒要埋他嗎？

[1] 古希臘人把埋葬死者視為神聖的義務，死者得不到埋葬，便不能讀過冥間，前往冥土。

安提戈涅 我要對哥哥盡我的義務，也是替你盡你的義務，如果你不想盡的話；我不願意人們看見我背棄他。

伊斯墨涅 你是這樣大膽嗎，在克瑞翁頒佈禁令以後？

安提戈涅 他沒有權利阻止我同我的親人接近。

伊斯墨涅 哎呀！姐姐啊，你想想我們的父親死得多麼不光榮，多麼可憐。他發現自己的罪過，親手刺瞎了眼睛，他的母親和妻子——兩個名稱是一個人——也上吊了；最後我們兩個哥哥在同一天自相殘殺，不幸的人呀，彼此動手，造成了共同的命運。現在只剩下我倆了，你想想，如果我們觸犯法律，反抗國王的命令或權力，就會死得更淒慘。首先，我們得記住我們生來是女人，鬥不過男子，其次，我們處在強者的控制下，只好服從這道命令，甚至更嚴厲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神原諒我，既然受壓迫，我只好服從當權的人，不量力是不聰明的。

安提戈涅 我再也不求爾了，即使你以後願意幫忙，我也不歡迎。你打算作什麼人就作什麼人吧，我卻要埋葬哥哥。即使為此而死，也是件光榮的事。我遵守神聖的天條而犯罪[1]，倒可以同他的在一起，親愛的人陪伴著親愛的人，我將永久日得地下鬼魂的歡心，勝似討凡人歡喜，因為我將永久躺在那裏。至於你，只要你願意，你就藐視天神所重視的天條吧。

伊斯墨涅 我並不藐視天條，只是沒有力量和城邦對抗。

安提戈涅 你可以這樣推託，我現在要去為我最親愛的哥哥起個墳墓。個墳墓。

伊斯墨涅 哎呀，不幸的人啊，我真為你擔憂！

[1] 古希臘人認為在人間的法律之上還有天條，例如必須埋葬死者，安提戈涅為了遵守這天條，寧肯因違反克瑞翁的禁令而獲罪。

安提戈涅 不必為我擔心，好好安排你自己的命運吧。

伊斯墨涅 無論如何，你得嚴守秘密，別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我自己也會保守秘密。

安提戈涅 頃儘管告發吧！你要是保持緘默，不向大眾宣佈，我就更加恨你。

伊斯墨涅 你是熱心去作一件寒心的事。

安提戈涅 可是我知道我可以討好我最應當討好的人。

伊斯墨涅 只要你辦得到，但你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安提戈涅 我要到力量耗盡時才住手。

伊斯墨涅 不可能的事不應當去嘗試。

安提戈涅 你這樣說，我會恨你，死者也會恨你，真是活該。讓我和我的愚蠢擔當這可怖的風險吧，充其量是光榮地死。

伊斯墨涅 你要去就去吧，你可以相信，你這一去雖是愚蠢，你的親人卻認為你是可愛的。

安提戈涅自觀眾左方下，伊斯墨涅進宮。

第一場

克瑞翁自宮中上

克瑞翁 長老們，我們城邦這只船經過多少波浪顛簸，又由衆神使它平安地穩定下來，因此我派使者把你們召來，你們是我從市民中選出來的。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們永遠尊重拉伊俄斯的王權。此外，在俄狄浦斯執政時期和他死後，你們始終懷著堅貞的心效忠于他們的後人。既然兩個王子同一天死於相互造成的命運——彼此殘殺，沾染著弟兄的血——我現在就接受了這王位，掌握著所有的權力，因為我是死者的至親。一個人若是沒有執過政，立過法，沒有受過這種考驗，我們就無法知道他的品德、魄力和智慧。任何一個掌握著全邦大權的人，倘若不堅持最好的政策，由於有所畏懼，把自己的嘴閉起來。我就認為他是最卑鄙不過的人。如果有人把他的朋友放在祖國之上，這種人我瞧不起。至於我自己，請無所不見的宙斯作證，要是我看見任何禍害——不是安樂——逼近了人民，我一定發出警告。我決不把城邦的敵人當作自己的朋友，我知道唯有城邦才能保證我們的安全，要等我們在這只船上平穩航行的時候，才有可能結交朋友。我要遵守這樣的原則，使城邦繁榮幸福。我已經向人民宣佈了一道合乎這原則的命令，這命令和俄狄浦斯兩個兒子有關係：厄忒俄克勒斯作戰十分英勇，為城邦犧牲性命，我們要把他埋送墳墓，在上面供獻每一種隨著最英勇的死者到下界的祭品；至於他弟弟，我是說波呂涅刻斯，他是個流亡者，回國來，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燒個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為奴隸，這傢夥，我已向全體市民宣佈，不許人埋葬，也不許人哀悼，比他的屍體暴露，給鳥和狗吞食，讓大家看見他被作踐得血肉模糊！這就是我的魄力。在我的政令之下，壞人

不會比正直的人更受人尊敬，但是任何一個對城邦懷好意的人，不論生前死後，都同樣受到我的曾敬。

歌隊長 啊，克瑞翁，墨諾叩斯的兒子，這樣對待城邦的敵人和朋友是很合乎你的意思的。你有權力用任何法令來約束死者和我們這些活著的人。

克瑞翁 那麼你們就監督這道命令的執行。

歌隊長 請把責任交給比我們年輕的人。

克瑞翁 看守屍首的人已經派好了。

歌隊長 你還有什麼別的吩咐？

克瑞翁 你們不得袒護抗命的人。

歌隊長 誰也沒有這樣愚蠢，自尋死路，

克瑞翁 那就是懲罰。但是，常有人爲了貪圖利益，弄得性命難保。

守兵自觀衆左方上。

守兵 啊，主上，我不能說我是用輕捷的腳步，跑得連氣都喘不過來，因爲我的憂慮曾經多少次叫我停下來，轉身往回走，我心裏發出聲音，同我談了許多話，它說：“你真是個可憐的傻瓜，爲什麼到那裏去受罪？你真是膽大，又停下來了麼？倘若克瑞翁從別人那裏知道了這件事，你怎能不受懲罰”我反復思量，這樣懶懶地，慢慢地走，一段短路就變長了。最後，我決定到你這裏來，儘管我的消息沒有什麼內容，我還是要講出來。因爲我抱著這樣一個希望跑來，那就是除了命中注定的遭遇而外，我不至於受到別的懲罰。

克瑞翁 什麼事使你這樣喪氣？

守兵 首先，我要向你談談我自己，事情不是我作的，我也沒有看見作這件事的人，這樣受到懲罰，未免太冤枉。

克瑞翁 你既瞄得很准 對於攻擊又會四面提防，顯然，你有奇怪的消息要報告。

守兵 是的，一個人帶着可怕的消息，心思就害怕。

克瑞翁 還不快把你的話說出來，然後馬上給我滾開！

守兵 那我就告訴你，那屍首剛才有人埋了。他把幹沙撒在屍體上，舉行了應有的儀式就跑了。

克瑞翁 你說什麼？哪一個漢子敢做這件事？

守兵 我不知道，那地點沒有被鶴嘴鋤挖掘，泥土也沒有被雙齒鏟翻起來，土地又幹又硬 沒有破綻沒有被車輪滾過 作這件事的人沒有留下一點痕迹。當第一個值日班的看守人揭開我們看的時候，大家又稱奇，又叫苦，屍體已經蓋上了不是埋下了，而是像被一個避污染的人撒上了一層很細的沙子[1]。也沒有野獸或狗子咬過他，看不出什麼痕迹來。我們隨即互相埋怨 守兵質問守兵，我們幾乎

打起來、也沒有人來阻攔。每個人都像是罪犯，可是誰也沒有被判明有罪，大家都說不知道這件事。我們準備手舉紅鐵·身穿火焰·憑天神起誓，我們沒有作過這件事·也沒有參與過這計劃和行動。這樣追問下去也是枉然、最後·有人提出一個建議，大家才戰戰兢兢地點頭同意了，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反駁他，也不知道照他的話去作是否會走運。他說這件事非告訴你不可，隱瞞不得，大家同意之後，命運罰我這不幸的人中了這個好籤。所以我來了，既不願意 也不受歡迎，這個我很明白·因為誰也不喜歡報告壞消息的人。

歌隊長 啊，主上，我考慮了很久，這件事莫非是天神作出來的？

克瑞翁 趁你的話還沒有叫我十分冒火，趕快住嘴吧，免得我發現你又老又糊塗。你這話叫我難以容忍，說什麼天神照應這屍首，是不是天神把他當作恩人特別看重把他掩蓋起來？他本是回來燒毀他們的有石柱環繞的神殿、祭器和他門的土地的，他本是回來破壞法律的。你幾時看見過天神重視壞人？沒有那回事。這城裏早就有人對我口出怨言，不能忍受這禁令·偷偷地搖頭，不肯老老實實引頸受?，服從我的權力。我看得很清楚，這些人是被他們出錢收買來幹這勾當的。人間再沒有像金錢這樣壞的東曲到處流通，這東西可以使城邦毀滅，使人被趕出家鄉，把善良的人教壞，使他們走上邪路，作些可恥的事，甚至叫人為非作歹，幹出種種罪行。那些被人收買來幹這勾當的人遲早要受懲罰。(向守兵)既然我依然崇奉宙斯，你就要好好注意——我憑宙斯發誓告訴你——如果你們找不著那親手埋葬的人，不把他 送到我面前，你們死還不夠·我還要先把你們活活吊起來，要你們招供稱們的罪行，叫你們知道什麼利益是應當行的日後好去爭取。叫你們懂得事事唯利是圖 是不行的。你會發現不義之財使多數人受害，少數人享福。

[1] 古希臘人經過屍首的時候，須撒一點沙子在死者身上，以避免污染。

守兵 你讓我再說兩句，還是讓我就這樣走開？

克瑞翁 難道你還不知道你現在說的話都在刺痛我嗎？

守兵 剛傷了你的耳朵·還是你的心？

克瑞翁 為什麼要弄清楚我的痛苦在什麼地方？

守兵 傷了你心的是罪犯·傷了你耳朵的是我。

克瑞翁 呸！顯然·你天生是個多嘴的人。

守兵 也許是，但是我決不是作這件事的人。

克瑞翁 你不但是，而且為了金錢出賣自己的靈魂。

守兵 唉！一個人懷疑而又懷疑錯了 太可怕了。

克瑞翁 你儘管巧妙地談論“懷疑”，你若是不把那些罪犯給我 找出來，你就得承認肮髒的錢會惹禍。

克瑞翁進宮。

守兵 最好是找得到啊！不管捉得到捉不到——那要命運來決定——反正你以後不會看見我再到這裏來[1]。這次出乎我的希望和意料之外居然平安無事我得深深感謝神明。

第二場

安提戈涅由守兵自觀眾左方押上場

守兵 (向歌隊長)她就是作這件事的人，我們趁她埋葬屍首的時候，把她捉住了。可是克瑞翁在哪里？

克瑞翁自宮中上。

歌隊長 他又從家裏出來了，來得湊巧

克瑞翁 怎麼？出了什麼事，說我來得湊巧？

守兵 啊，主上、人們不可發誓不作什麼事，因為再想一下 往往會發現原先的想法不對。在你的威脅和恐嚇之下，我原想發誓不急於回到這裏來。但是出乎意外的快樂比別的快樂大得多，因此我雖然發誓不來，還是帶著這女子來了，她是在舉行葬禮的時候被我們促住的。這次沒有搖簽，這運氣就歸了我，沒有歸別人。現在，啊，主上，只要你高興，就把她接過去審問，給她定罪吧，我自己沒事了。有權利擺脫這場禍事。克瑞翁 你說，你帶來的女子——是怎樣捉住的，在哪里捉住的？

[1] 守兵的意思是說，捉不到罪犯他就打算逃跑，即使捉到了，他也不願意回來報信。

守兵 她正在埋葬屍首，事情你都知道了。

克瑞翁 你知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正確地表達了你的思想嗎？

守兵 我親眼看見她埋葬那不許埋葬的屍首。我說得夠清楚了嗎？

克瑞翁 是怎樣發現的？怎樣當場捉住的？

守兵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在你的可伯的恐嚇之下回到那裏，把蓋在屍體上的沙子完全拂去，使那粘糊糊的屍首露了出來。我們隨即背風坐在山坡上躲著，免得

臭味兒從屍首那裏飄過來。每個人都忙著用一些責備的話督促他的同伴，怕有人疏忽了他的責任。這樣過了很久，一直守到太陽的燦爛光輪升到了中天，熱得像火一樣的時候，突然間一沖旋風從地上卷起了沙子，天空陰暗了，這風沙瀰漫原野，吹得平地叢林枝斷葉落，太空中儘是樹葉，我們閉著眼睛忍受著這天災。這樣過了許久，等風暴停止，我們就發現了這女子，她大聲哭喊，像鳥兒看見窩兒空了，雛兒丟了，在悲痛中發出尖銳聲音。她也是這樣：她看見屍體露了出來，就放聲大哭，對那些拂去沙子的人發出兇惡的詛咒，她立即捧了些幹沙，高高舉起一隻精製的銅壺，奠了三次酒水敬禮死者。

我們一看見就沖下去，立即把她捉住，她一點也不驚惶。我們譴責她先前和當時的行爲，她並不否認，使我同時感覺愉快，又感覺痛苦，因為我自己擺脫了災難是件極大的樂事，可是把朋友領到災難中卻是件十分痛苦的事。好在朋友的一切事都沒有我自身的安全重要。

克瑞翁 你低頭望轉地，承人不承認這件事是你作的？

安提戈涅 我承認是我作的，並不否認。

克瑞翁 (向守兵)你現在免了重罪，你願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

守兵自觀衆右方下。

(向安提戈涅)告訴我——話要簡單不要長，——你知道不知道有禁葬的命令？

安提戈涅 當然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呢？這是公佈了的。

克瑞翁 你真敢違背法令嗎？

安提戈涅 我敢，因為向我宣佈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同住的正義之神也沒有爲凡人制定這樣的法令，我不認爲一個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廢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變的不成文律條，它的存在不限於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我不會因爲害怕別人皺眉頭而違背天條，以致在神面前受到懲罰。我知道我是會死的——怎麼會不知道呢？——即使你沒有頒佈那道命令，如果我在應活的歲月之前死去，我認爲是件好事，因為像我這樣在無窮盡的災難中過日於的人死了，豈不是得到好處了嗎？所以我遭遇這命運並沒有什麼痛苦，但是，如果我讓哥哥死後不得埋葬，我會痛苦到極點，可是埋葬了，我倒安心了。如果在你看來我作的是傻事，也許我可以說，那說我傻的人倒是傻子。

歌隊長 這個女兒天性倔強，是倔強的父親所生，她不知道向災難低頭。

克瑞翁 (向安提戈涅)可是你要知道，太頑強的意志最容易受挫折。你可以時常看見最頑固的鐵經過淬火煉硬之後，被人擊成碎塊和破片。我並且知道，只消一小塊嚼子就可以使烈馬馴服。一個人作了別人的奴隸，就不能自高自大了。

(向歌隊長)這女孩子剛才違背那制定的法令的時候，已經很高傲，事後還是這樣

傲慢不遜，為這事情而歡樂，為這行為而喜悅。要是她獲得了勝利，不受懲罰，那麼我成了女人，她反而是男子漢了。不管她是我姐姐的女兒，或者比任何一個崇拜我的家神宙斯的人和我的血統更親近，她本人和她妹妹都逃不過最悲慘的命運，因為我指控那女於是埋葬屍體的同謀。把她叫來，我剛才看見批在家裏；她發了瘋，精神失常。那暗中圖謀不軌的人的心機往往會預先招供自己有罪。我同時也憎恨那個作了壞事被人捉住，反而想誇耀罪行的人。

安提戈涅 除了把我捉住殺掉之外，你還想進一步作什麼呢？

克瑞翁 我不想作什麼了，殺掉你就夠了。

安提戈涅 那麼你為什麼拖延時候？你的話沒有半句使我喜歡——但願不會使我喜歡啊！我的話你自然也聽不進去。我除了因為埋葬自己的哥哥而得到榮譽之外，還能從哪里得到更大的榮譽呢？這些人全都說他們贊成我的行為，若不是恐懼堵住了他們的嘴。但是不行，因為君王除了享受許多特權之外，還能為所欲為，言所欲言。

克瑞翁 在這些卡德墨亞人當中，只是你才有這種看法。

安提戈涅 他們也有這種看法，只不過因為怕你，他們閉口不說。

克瑞翁 但是，如果你的行動和他們不同，你不覺得可恥嗎？

安提戈涅 尊敬一個同母弟兄，並沒有什麼可恥。

克瑞翁 那對方不也是你的弟兄嗎？

安提戈涅 他是我的同母同父弟兄。

克瑞翁 那麼你尊敬他的仇人，不就是不尊敬他嗎？

安提戈涅 那個死者是不會承認爾這句話的。

克瑞翁 他會承認，如果你對他和對那壞人同樣地尊敬，

安提戈涅 他不會承認，因為死去的不是他的奴隸，而是他的弟兄。

克瑞翁 他是攻打城邦，而他是保衛城邦。

安提戈涅 可是冥王依然要求舉行葬禮。

克瑞翁 可是好人不願意和壞人平等，享受同樣葬禮。

安提戈涅 誰知道下界鬼魂會不會認為這件事是可告無罪的？

克瑞翁 仇人決不會成為朋友，甚至死後也不會。

安提戈涅 可是我的天性不喜歡跟著人恨，而喜歡跟著人愛

克瑞翁 那麼你就到冥土去吧，你要愛就去愛他們。只要我還活著，沒有一個女人管得了我。

伊斯墨涅由二僕人自宮中押上場。

歌隊長 看呀，伊斯墨涅出來了，那表示姐妹之愛的眼淚往下滴，那眉宇間的愁雲遮住了發紅的面容，隨即化爲雨水，淋濕了美麗的雙頰。

克瑞翁 你像一條蛇潛伏在我家，偷偷吸取我的血，我竟不知道我養了兩個叛徒來推翻我的寶座。喂，告訴我，你是招供參加過這葬禮呢，還是發誓說你不知情？

伊斯墨涅 事情是我作的，只要她不否認我願意分擔這罪過。

安提戈涅 可是正義不讓你分擔，因爲你既不願意，我也沒有讓你參加。

伊斯墨涅 如今你處在禍患中，我同你共渡災難之海，不覺得羞恥。

安提戈涅 事情是准作的，冥王和下界的死者部是見證。口頭上的朋友我不喜歡。

伊斯墨涅 不，姐姐呀，不要拒絕我，讓我和你一同死，使死者成爲清潔的鬼魂吧。

安提戈涅 不要和我同死，不要把你沒有親手參加的工作作爲你自己的；我一個人死就夠了。

伊斯墨涅 失掉了你，我的生命還有什麼可愛呢？

安提戈涅 你問克瑞翁吧，既然你孝順他。

伊斯墨涅 對你又沒有好處，你爲什麼這樣來傷我的心？

安提戈涅 假如我嘲笑了你，我心裏也是苦的。

伊斯墨涅 現在我還能給你什麼幫助呢？

安提戈涅 救救你自己吧！即使你逃得過這一關，我也不羨慕你。

伊斯墨涅 哎呀呀，我不能分但你的厄運嗎？

安提戈涅 你願意生，我願意死。

伊斯墨涅 並不是我沒有勸告過你。

安提戈涅 在有些人眼裏你很聰明，可是在另一些人眼裏聰明的卻是我[2]

伊斯墨涅 可是我倆同樣有罪。

安提戈涅 請放心，你活得成，我卻是早已爲死者服務而死了。
了。

克瑞翁 我認爲這兩個女孩子有一個剛才變愚蠢了，另一個生來就是愚蠢的。

[1] 死者要經過埋葬才能成爲情節的鬼魂。伊斯墨涅的意思說，她分擔了埋葬之罪而死，就等於他對死者進了埋葬之禮。

[2] 意即在克瑞翁赫忒拜人看來，伊斯墨涅很聰明，但是在冥王和死者看來，安提戈涅卻很聰明。

伊斯墨涅 啊，主人，人倒了黴，甚至天生的理智也難保持，會神志錯亂。

克瑞翁 你的神志是錯亂了，當你寧願同壞人作壞事的時候。

伊斯墨涅 沒有她和我在一起，我一個人怎樣活下去？

克瑞翁 別說她還和你在一起，她已經不存在了。

伊斯墨涅 你要殺你兒子的未婚妻嗎？

克瑞翁 還有別的土地可以由他耕種。

伊斯墨涅 不會再有這樣情投意合的婚姻了。

克瑞翁 我不喜歡結我兒子娶個壞女人。

伊斯墨涅 啊，最親愛的海蒙，你父親多麼藐視你啊！

克瑞翁 你這人和你所提起的婚姻夠使我煩惱了！

歌隊長 你真要使你兒子失去他的未婚妻嗎？

克瑞翁 死亡會為我破壞這婚姻。

樂隊長 好像她的死刑已經判定了。

克瑞翁 (向歌隊長)是你和我判定的[1]。僕人們，別再拖延時候，快把她們押進去！今後她們應當乖乖地作女人，不准隨便走動，甚至那些膽大的人，看見死亡逼近的時候，也會逃跑。

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由二僕人押進宮。

[1] 這位長老（即歌隊長）曾對禁令表示同意，等於他預先判定了罪犯的死刑。

第三場

海蒙自觀眾右方上。

克瑞翁 (向歌隊長)我們很快就會知道，比先知知道得還清楚。 啊，孩兒，莫非你是聽見你未婚妻的最後判決，來同父親賭氣的？還是不論我怎麼辦，你都支援我？

海蒙 啊，父親，我是你的孩子。你有好見解，凡是給你劃出的規矩，我都遵循：我不會把我的婚姻看得比你的善良教導更重。

克瑞翁 啊，孩兒，你應當記住這句話：凡事聽從父親勸告。作父親的總希望家裏養出孝順兒子，向父親的敵人報仇，向父親的朋友致敬，像父親那樣尊敬他的朋友。那些養育了無用的兒子的人，你會說他們生了什麼呢？只不過給自己添了苦惱，給故人添了笑料罷了。啊，孩兒，不要貪圖快樂，為一個女人而拋棄了你的理智，要知道一個和你同居的壞女人會在你懷抱中成為冷冰冰的東西。還有

什麼爛瘡比不忠實的朋友更有害呢？你應當憎恨這女子，把她當作敵人，讓她到冥土去嫁結別人。既然我把她當場捉住——全城只有她一個人公開反抗——我不能欺騙人民，一定得把她處死。讓她向氏族之神宙斯呼籲吧。若是我把生來是我親戚的人養成叛徒，那麼我更會把外族的人也養成叛徒。只有善於治家的人才能成爲城邦的正直領袖。若是有人犯罪，違反法令，或者想對當權的人發號施令，他就得不到我的稱讚。凡是城邦所任命的人，人們必須對他事事順從，不管事情大小，公正不公正，我相信這種人不僅是好百姓，而且可以成爲好領袖，會在戰爭的風暴中守著啓己的崗位，成爲一個既忠誠又勇敢的戰友。背叛是最大的禍害，它使城邦遭受毀滅，使家庭遭受破壞，使並肩作戰的兵士敗下車來。只有服從才能挽救多數正直的人的性命。所以我們必須維持秩序，決不可對一個女人讓步。如果我們一定會被人趕走，最好是被男人趕走，免得別人說我們連女人都不如。

歌隊長 在我們看來，你的話好像說得很對，除非我們老糊塗了。

海蒙 啊，父親，天神把理智賦予凡人，這是一切財寶中最有價值的財寶。我不能說，也不願意說，你的話說得不對，但是別人也可能有好的意見。因此我爲你觀察市民的所作所爲，這是我應盡的本分。人們害怕你皺眉頭，不敢說你不樂意聽的話，我倒能背地裏聽見那些話，聽見市民爲這女子而悲歎，他們說：她作了最光榮的事，在所有的女人中，只有她最不應當這樣最悲慘地死去！當她的哥哥躺在血泊裏沒有埋葬的時候，她不讓他被吃生肉的狗或猛禽吞食，她這人還不該享受黃金似的光榮嗎？這就是那些悄悄傳播的秘密話。啊，父親，沒有一種財寶在我看來比你的幸福更可貴。真的，對於兒女，幸福的父親的名譽不是最大的光榮嗎？對於父親，兒女的名譽不也是一樣嗎？你不要老抱者這唯一的想法，認爲只有你的話對，別人的話不對。因爲儘管有人認爲只有自己聰明，只有自己說得對，想得對，別人都行，可是把他們揭開來一看，裏面全是空的。一個人即使很聰明，再懂得許多別的道理，放棄自己的成見，也不算可恥啊。試看那洪水邊的樹木怎樣低頭，保全了枝兒。至於那些抗拒的樹木卻連根帶枝都毀了。那把船上的帆腳索拉緊不肯放鬆的人，也是把船弄翻了，到後來，槳手們的凳子翻過來明天，船就那樣航行。請你息怒，放溫和一點吧！如果我，一個很年輕的人，也能貢獻什麼意見的話，我就說一個人最好天然賦有絕頂的聰明，要不然——因爲往往不是那麼回事，——就聽聰明的勸告也是好的啊。

歌隊長 啊，主上，如果他說得很中肯，你應當聽他的話。（向海蒙）你也應當聽你父親的話，因爲雙方都說得有理。

克瑞翁 我們這麼大年紀，還由他這年輕人輕敵我們變聰明一點嗎？

海蒙 不是教你作不正當的事，儘管我年輕，你也應當注意我的行為，不應當只注意我的年齡。

克瑞翁 你尊重犯法的人，那也算好的行為嗎？

海蒙 我並不勸人尊重壞人。

克瑞翁 這女子不是害了壞人的傳染病嗎？

海蒙 式拜全城的人都否認。

克瑞翁 難道市民要干涉我的行政嗎？

海蒙 你看你說這話，不就像個很年輕的人嗎？

克瑞翁 難道我應當按照別人的意思，而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治理這國土嗎？

海蒙 只屬於一個人的城邦不算城邦。

克瑞翁 難道城邦不歸統治者所有嗎？

海蒙 你可以獨自在沙漠中作個好國王。

克瑞翁 這孩子好像成爲那女人的盟友了。

海蒙 不，除非你就是那女人，實際上我所關心的是你

克瑞翁 壞透了的東西，你竟和父親爭吵起來了！

海蒙 只因爲我看見你犯了過錯，作事不公正。

克瑞翁 我尊重我的王權也算犯了過錯嗎？。

[1]海蒙並沒有直接否認安提戈涅是個犯法的人，但否認她是個壞人。

海蒙 你踐踏了衆神的權利，就算不等重你的王權。

克瑞翁 啊，下賤東西，你是女人的追隨者。

海蒙 可是你決不會發現我是可恥的人。

克瑞翁 你這些話都是爲了她的利益而說的。

海蒙 是爲了你我和下界神的利益而說的。

克瑞翁 你決不能趁她還活著的時候，同她結婚。

海蒙 那麼她是死定了。可是她這一死，會害死另一個人。

克瑞翁 你膽敢恐嚇我嗎①？

海蒙 我反對你這不聰明的決定，算得什麼恐嚇呢？

克瑞翁 你自己不聰明，反來致訓我，你要後悔的。

海蒙 你是我父親，我不能說你不聰明。

克瑞翁 你是伺候女子的人，不必奉承我。

海蒙 你只是想說，不想聽啊。

克瑞翁 真的嗎？我憑俄林波斯起誓，你不能盡罵我而不受懲罰。

(向三僕人)快把那可恨的東西押出眾讓她立刻當著她未婚夫，死在他的面前，他的身旁。

海蒙 不，別以為她會死在我的身旁，你再也不能親眼看見我的臉面了，只好向那些願意忍受的朋友發你的脾氣！

海蒙自觀眾右方下。

歌隊長 啊，主人這人氣衝衝地定了，他這樣年輕的人受了刺激，是很兇惡的。

克瑞翁 隨便他怎麼樣，隨便他想作什麼凡人所沒有作過的事，總之，他決不能使這兩個女孩子免於死亡。

歌隊長 你要把她們姐妹都處死嗎？

[1] 海蒙是說要自殺，克瑞翁卻認為海蒙要殺他。

克瑞翁 這句話問得好，那沒有參加這罪行的人不被處死。

歌隊長 你想把那另一個怎樣處死吧？

克瑞翁 我要把地帶到沒有人迹的地方，把她活活關在石窟⑦裏，結她一點點吃食只夠我們贖罪之用，使整個城邦避免污染②。她在那裏可以祈求冥王，她所崇奉的唯一神明，不至於死去，但也許到那時候，雖然為時已晚她會知道，向死者致敬是白費功夫。

克瑞翁進宮。

第四場

安提戈涅由二僕人自宮中押上場。

安提戈涅 (哀歌第一曲首節)啊，祖國的市民們，請看我踏上這最後的路程，這是我最後一次看看陽光，今後再也看不見了，那使衆生安息的冥王把我活生生帶到冥河邊上，我還沒有享受過迎親歌，也沒有人為我唱過洞房歌，就這樣嫁給冥河之神。

歌隊長 不，你這樣去到死者的地下是很光榮，很受人稱讚的。那使人消瘦的疾病沒有傷害你，刀創的殺戮也沒有輪到你身上，這人間就只有你一個人由爾自己作主，活著到冥間。

安提戈涅（第一曲次節）可是我曾聽說坦塔羅斯的女兒，那弗利甚亞客人，在西皮羅斯嶺上也死得很淒慘[1]，那石頭像纏繞的常春藤似的把她包圍，雨和雪，象人們所說的，不斷地落到她消瘦的身上。淚珠從她淚汪汪的眼裏滴下來，打濕了她的胸脯。天神這次催我入睡，這情形和她的相似。

[1] 指北郊平原上的石窟，那是王室預先掘就的墳墓。

[2] 克瑞翁曾宣佈要把罪犯用石頭砸死，後來他要把安提戈涅立刻殺死，這時候也覺得不能把一個親屬殺死，只好改變方法，把她餓死。同時又給她少許食物。表示罪犯的死不是人爲的，而是天然的。氏族社會的人認爲若殺死親屬，便會引起神的憤怒。若是安提戈涅是天然餓死的，忒拜城便不會有災禍。在這種懲罰下，被囚禁的人往往自殺。那也可以使城邦避免殺人的污染。

歌隊長 但是他是神，是神所生，我們卻是人，是人所生。好在你死後，人們會說你生前和死時都與天神同命，那也是莫大的光榮！

安提戈涅（第二曲首節）哎呀，你是在譏笑我！憑我祖先的神明，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不等我不在了再說，卻要趁我還活著的時候控告我？城邦呀，城邦裏富貴的人呀，狄耳刻水泉呀，有美好戰車的忒拜的聖林呀，請你們證明我沒有明友哀悼，證明我受了什麼法律處分，去到那石牢，我的奇怪的墳墓裏。哎呀，我既不是住在人世，也不是住在冥間，既不是同活人在一起，也不是同死者在一起。歌隊長 孩兒呀，你到了魯莽的極端，猛撞著法律的最高寶座，倒在地上，這樣贖你祖先傳下來的罪孽。

安提戈涅（第二曲次節）你使我多麼愁苦，你喚醒了我爲我父親，爲我們這些聞名的拉布達喀代的厄運而時常發出的悲歎。我母親的婚姻所引起的災難呀！我那不幸的母親和她親生兒子的結合呀！我的父親呀！我這不幸的人是什麼樣的父母生的呀！我如今被人詛咒，還沒有結婚就到他們那裏居住。哥哥呀，你的婚姻也很不幸①。你這一死害死了你的還活著的抹抹。

① 塔坦羅斯是弗利基亞西皮羅斯山中的國王。弗利基亞在小亞細亞。“女兒”指尼俄柏。是忒拜國王安菲翁之妻，因爲是外國人，故被稱爲“客人”。她大概生了 14 個兒女。她曾經向那只生了兩個女兒的勒托表示驕傲，說自己生育得更多。勒托便仍自己的兒子阿波羅和女兒阿爾忒彌斯把尼俄柏的兒女全部射死。尼俄柏最後變成石頭。歌隊曾說只有安提戈涅才遭受這樣苦的命運。安提戈涅因此提起尼俄柏，說那位女神也遭受過同樣的命運。

歌隊長 虔敬的行為雖然算是虔敬，但是權力，在當權的人看來，是不容冒犯的。這是你倔強的性格害了你。

安提戈涅（末節）沒有哀樂，沒有朋友，沒有婚歌，我將不幸地定上眼前的道路。我再也看不見太陽的神聖光輝，我的命運沒有人哀悼，也沒有朋友憐惜。

克瑞翁諧衆僕人自宮中上。

克瑞翁（向衆僕人）如果哭哭唱唱有什麼好處，一個人臨死前決不會停止他的悲歎和歌聲——難道你們連這個都不知道？還不快快把她帶走？你們按照我的吩咐把她關在那拱形墳墓裏之後，隨便她去死，或者在那樣的家裏過墳墓生活。不管怎麼樣，我們在這女子的事情上是沒有罪的。總之，她在世上居住的權利是被剝奪了。

安提戈涅 墳墓呀，新房呀，那將永久關住我的石窟呀！我就要到那裏去找我的親人，他們許多人早已死了，被冥後接到死人那裏去了，我是最後一個，命運也最悲慘，在我的壽命未盡之前就要下去。很希望我這次前去，受我父親歡迎，母親呀，受你歡迎，哥哥呀，也受你歡迎。你們死後，我曾親手結你們淨洗裝扮，在你們墳前奠下酒水。波呂涅刻斯呀，只因為埋葬爾的屍首，我現在受到這樣的懲罰。

可是在聰明人看來我這樣尊敬你是很對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的丈夫死了，屍首腐爛了，我也不至於和城邦對抗，作這件事。我根據什麼原則這樣說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個；孩子丟了，我可以靠別的男人再生一個；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個弟弟生出來。我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向你致敬禮。可是，哥哥呀，克瑞翁卻認為我犯了罪，膽敢作出可伯的事。他現在捉住我，要把我帶走，我還沒有聽過婚歌，沒有上過新床，沒有享受過婚姻的幸福和養育兒女的快樂，我這樣孤孤單單，無親無友，多麼不幸呀，人還活著就到死者的石窟中去。

我究竟犯了哪一條神律呢……我這不幸的人為什麼要仰仗神明？為什麼要求神保佑，既然我這虔敬的行為得到了不虔敬之名？即使在神們看來，這死罪是應得的，我也要死後才認罪，如果他們是有罪的，願他們所吃的苦頭，恰等於他們加在我身上的不公正的懲罰。

[1]“哥哥”指波呂涅刻斯，他娶了阿德刺斯托斯的女兒阿耳革亞，借岳父的力量回來攻打祖國。

歌隊長 那同一個風暴依然在她心裏呼嘯。

克瑞翁 那些押送她的人作事太緩慢，他們要後悔的。

安提戈涅 哎呀，這句話表示死期到了。

克瑞翁 我不能鼓勵你，使你相信這判決不是這樣批准的。

安提戈涅 忒拜境內我先人的都城呀，眾神明，我的祖先呀，他們要把我帶走，再也不拖延時候了！忒拜長老們呀，請看你們王室剩下的唯一後裔，請看我因為重視虔敬的行為，在什麼人手中受到什麼樣的迫害啊！

安提戈涅由二僕人自觀眾左方押下場。

第五場

忒瑞西阿斯由童子帶領，自觀眾右方上。

忒瑞西阿斯 啊，忒拜長老們，我們一路來了，兩個人靠一雙眼睛看路，因為要有人帶領，瞎子才能行走。

克瑞翁 啊，年高的忒瑞西阿斯，有什麼消息見告？

忒瑞西阿斯 我就告訴你，你必須聽先知的話。

克瑞翁 我先前並沒有違背過你的意思。

忒瑞西阿斯 因此那時候你平穩地駕駛著這城邦。

克瑞翁 我能夠證實我曾經得到你的幫助。

忒瑞西阿斯 要當心，你現在又處在厄運的刀口上了。

克瑞翁 你是什麼意思？我聽了爾的話嚇得發抖！

忒瑞西阿斯 你聽了我的法術所發現的預兆，就會明白。我一坐上那古老的占卜座位——那是各種飛鳥聚集的地方，——就聽見鳥兒的難以理解的叫聲，聽見它們發出不祥的忿怒聲、奇怪的叫噪。我知道它們是在兇惡地用爪子互抓，聽它們鼓翼的聲音就明白了。我因此害怕起來，立即在火焰高燒的祭壇上試試燔祭，可是祭肉並沒有燃燒[1]從腿骨裏流出的液汁滴在火炭上，冒冒煙就爆炸了，膽汁濺到了空中，那滴油的大腿骨露了出來，那罩在上面的網油已經融化了[2] 這祭禮沒有顯示出什麼預兆[3]，我靠它來占卜，就是這樣失敗了，告訴我達件事的是這個孩子，他指示我，就像我指示別人一樣。只因為你的意見不對，城邦才有了污染。我們的祭壇和爐竈全都被猛禽和狗於用它們從俄狄浦斯兒子可憐的屍體上撕下來的肉弄髒了，因此眾神不肯從我們這裏接受獻祭的祈禱和大腿骨上發出的火焰，連鳥兒也不肯發出表示吉兆的叫聲，因為它們吞食了被殺者的血肉。

孩子，你想想看，過錯人人有，一個人即使犯了過錯，只要能痛改前非，不再固執，這種人並不失為聰明而有福的人。頑固的性情會招惹愚愚蠢的惡名。你對死者讓步吧，不要刺殺那已經被殺死的人。再殺那個死者算得什麼英勇呢？我對你懷著好意，為你好而勸你；假使忠言有益，聽信忠言是件極大的樂事。

[1] 焚獻的祭肉通常是帶一點肉的牛羊大腿骨，上面裹著網油。看著內臟和膽囊，如果祭肉立刻著火，火焰清明，算是吉運；如果只冒煙或火焰不旺，不曾把肉燒化，算是凶兆。

[2] 通常是網油著火，骨肉就燃燒。但這次柴火熄滅了，只剩火炭，這火炭的熱力使網油和肉流出油水。滴在火炭上，水汽化成了“煙”，油一著火便爆炸了。腿骨上放著的膽囊本來會燒化，但這次卻因發熱而膨脹，以至爆炸，把膽汁濺入空中。

[3] 獻祭的人由火的顏色和形狀預卜吉凶。但這次獻祭因為祭肉沒有著火，所以看不出什麼預兆。

克瑞翁 老頭兒，你們全體向著我射來，保弓箭手射靶子一樣；我並不是沒有被你們的預言術陷害過，而是早就被你們那一族預言者販賣，裝上貨船。^②你們儘管賺錢吧，只要你們願意，你們就去販賣撒狄白金，印度黃金，但是你們不能把那人埋進墳墓。不，即使宙斯的鷹把那人的肉抓著帶到他的寶座上，不，即使那樣，我也決不因為害怕污染，就允許彌們埋葬，因為我知道，沒方一個凡人能使天神受到污染。啊，老頭兒忒瑞西阿斯，即使是最聰明的人，只要他人們為了貪圖利益，說出一些漂亮而又可恥的話來，也會很可恥地摔倒。

忒瑞西阿斯 唉！有誰知道，有誰考慮過一一

[2] 克瑞翁的意思是說，忒拜人曾收買先知來嚇唬他，先知受了賄賂，得把他這被賣的人送到買主手中，他就像貨物一樣被人運到船上。

克瑞翁 什麼？你要發表什麼老生常談？

忒瑞西阿斯 謹慎比財富貴重多少？

克瑞翁 我認為像愚蠢一樣，是最有害的東西。

忒瑞西阿斯 你正是害了愚蠢的傳染病。

克瑞翁 我不願意回罵先知。

忒瑞西阿斯 可是你已經罵了，說我的預言是騙人的。

克瑞翁 你們那一族預言者都愛錢財。

忒瑞西阿斯 暴君所生的一族人卻愛卑鄙的利益。

克瑞翁 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對國王說話？

忒瑞西阿斯 我知道，因為你是靠了我才挽救了這城邦，作了國王的。

克瑞翁 你是個聰明的先知，只是愛作個正派的事。

忒瑞西阿斯 你會使我說出我藏在心裏的秘密。

克瑞翁 儘管說出來，只要不是為利益而說話。

忒瑞西阿斯 我也不為你的利益而說話。

克瑞翁 我告訴你，你不能拿我的決心去賣錢。

忒瑞西阿斯 我告訴你，你看不見多少天太陽的迅速賓士了，在這些日子之內、你將拿你的親生兒子作為賠償，拿屍首賠償屍首，因為你曾經把一個世上的人扔到下界，用卑鄙辦法使一個活著的人住在墳墓裏，還因為你曾把一個屬於下界神的屍體，一個沒有埋葬，沒有祭奠，完全不潔淨的屍體扣留在人間，這件事你個能干涉，上界的神明也不能過問，你這樣作，反而冒犯他們。為此，冥王和眾神於下的報仇神們，那三位遲遲而來的毀滅之神，正在暗中等你，要把你陷在同樣的災難中。你想想，我是不是因為受了賄賂而這樣說。等不了。許久，你家裏就會發出男男女女的哭聲，所有的鄰邦都會由於憎恨你而激動起來，[1]因為他們的戰士的破碎屍體被狗子、野獸或飛鳥埋進肚子了，那些鳥兒還把不潔淨的臭氣帶到他們城邦裏的爐竈上。既然你刺激我，我就像一個弓箭手忿怒地向你的心射出這樣的箭，你一定逃不了箭傷啊！孩子，帶我回家吧，讓他向比我年輕的人發泄他的怒氣，讓他懂得怎樣使他的舌頭變溫和一點，怎樣使他胸中有一顆比他現在這顆更好的心。

忒瑞西阿斯由童子帶領，自觀眾右方下。

歌隊長 啊，主人，這人說了些可怖的預言就走了。自從我的頭髮由黑變白以及我一直知道他從來沒有對城邦說過一句假話。

克瑞翁 這個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心裏亂得很。要我讓步自然是為難的事，可是再同命運對抗，使我的精神因為闖著禍事而受到打擊，也是件可怖的事啊！

歌隊長 啊，墨諾叩斯的兒子，你應當採納我的忠告。

克瑞翁 我應當怎樣辦呢？你說呀，我一定聽從。

歌隊長 快去把那女孩子從石窟裏放出來，還要結那暴露的屍體起個墳墓。

克瑞翁 你是這樣勸我嗎？你認為我應當讓步嗎？

歌隊長 啊，主上，儘量快些，因為眾神的迅速的報應會追上壞人。

[1] 指各城邦戰死的將領的親屬聽見他們的戰死的親人的屍首沒有埋葬，會起來報仇。那些死者的母親和妻子曾把雅典國王忒修斯請來攻打忒拜，埋葬死者。後來這些死者的後人又興師報仇，打敗了忒拜。

克瑞翁 哎呀，多麼為難啊！可是我仍然得回心轉意——我答應讓步。我們和能和命運對抗。

歌隊長 你親自去作這些事吧，不要委託別人。

克瑞翁 我這就去。喂，喂，全體僕人啊，快拿著斧頭趕到那遙遙在望的地方！既然我回心轉意，我親自把她捆起來，就得親自把她釋放。我現在相信，一個人最好是一生遵守眾神制定的律條。

克瑞翁傳眾僕人自觀眾左方急下。

退場

報信人自觀眾左方上。

報信人 卡德摩斯和安菲翁^①宮旁的鄰居阿，人的生活不管哪一種，我都不能讚美它或咒罵它是固定不變的，因為運氣時常擡舉，又時常壓制那些幸福的和不幸的人，沒有人能向人們預言生活的現狀能維持多久。克瑞翁，在我看來，曾經享受一時的幸福，他擊退了敵人，拯救了卡德摩斯的國土，取得了這地方最高的權力，歸他掌握，他並且有福氣生出一些高貴的兒子，但如今全都失去了。一個人若是由於自己的過失而斷送了他的快樂，我就認為他不再是個活著的人而是個還有氣息的屍首。只要你高興，儘管在家裏累積財富，擺著帝王的排場生活下去。但是，如果其中沒有快樂可以享受，我就不願意用煙子下面的蔭涼^②向你交換那種富貴生活，那和快樂生活比起來太沒有價值了。

① 忒拜地衛城卡德墨亞是卡德摩斯建築的，後來宙斯和安提俄柏的卵生兒子安菲翁和仄托斯又建築外城的城垣。據說安菲翁彈著神使赫爾墨斯送給他的弦琴，石頭受到音樂的感動，便自動滾來建築城垣。

② 比喻無價值之物，這種蔭涼不如樹蔭有用。

歐律狄刻自內稍啟宮門。

歌隊長 你來報告什麼？我們的王室又有了什麼災難？

報信人 他們都死了！那活著的人對死者應當負責任。

歌隊長 誰是兇手？誰是被殺者？快說呀！

報信人 海蒙死了，他不是被外人殺死的。

歌隊長 到底是他父親的手，還是他自己的手殺死的？

報信人 他為那殺人的事生他父親的氣，因此自殺了。

歌隊長 先知呀，你的話多麼靈驗啊！

報信人 既然如此，你應當想想其餘的事！

歌隊長 我看見不幸的歐律狄刻，克瑞翁的妻子來了：她是偶然從家裏出來的；要不然，就是因為她聽見了她兒子的消息。

歐律狄刻由衆侍女扶著自宮中上。

歐律狄刻 啊，全體市民們，我正要到雅典娜女神廟上去祈禱，剛走到大門口，就聽見你們的談話。在我取下門杠開門的時候：家庭災難的消息就傳到我的耳中，我心裏一害怕，就向後跌倒在女僕們懷中，昏過去了。不管是什麼消息，請你再說一通，我並不是個沒有經歷過苦難的人，我要聽聽。

報信人 親愛的主母，我既然到過那裏，一定向你報告，不漏掉一句真實話。我為什麼要安慰你，使我後來被發現是說假話呢？真實的話永遠是最好的。我給爾丈夫指路，跟著他走到平原邊上，波呂涅刻斯屍體依然躺在那裏，被狗於撕破，沒有人憐憫。我們祈求道路之神^①和冥王息怒，大發慈悲；我們隨即用清潔的水把他的屍體清洗，用一些新採集的樹枝把殘屍火化，還用他的家鄉泥土壘了一個高墳。然後我們走向那嫁結死神的女子的新房，用石頭墊底的洞穴。有人遠遠聽見那還沒有舉行喪禮的洞房裏發出很大的哭聲，特別跑來告訴我們的主人克瑞翁。國王走近一點，那聽不清楚的淒慘手聲就飄到他的耳邊。他叫喊一聲，說出這悲慘的話：“哎呀，難道我的預朝成了真事嗎？難道我走上最不幸的道路了嗎？是我兒子的聲音傳到了報的耳中，要我認識！僕人們，趕快上前！你們到了墳前，從墳墓石壁被人弄破的地方鑽進去，走到墓室門口，朝裏望望，告訴我是我認出了海蒙的聲音，還是我被衆神欺騙了。”我們奉了這懊喪的主人的命令，前去察看，看見那女子吊在墓室盡裏邊，脖子套在細紗縮成的活套裏，那年輕人抱住她的腰，悲歎他未婚妻的死亡、他父親的罪行和他的不幸的婚姻。他父親一望見他就發出淒慘的聲音，他跟著進去，大聲痛哭，呼喚他的兒子，“不幸的兒呀，你作的是什麼事？你打算怎麼樣？什麼事使你發瘋？兒呀，快出來，我求你，我求你！”那孩子卻用兇惡的眼睛瞪著他，臉上顯出憎恨的神情。他一句話不回答，隨手把那把十字柄短劍拔了出來。他父親回頭就跑，沒有被他刺中。那不幸的人對自己生起氣來，立即向劍上一撲，右手把創的半截刺在脅裏。當他還有知覺的時候，他把那女子抱在他那無力的手臂中。他一喘氣，一股急湧的血流到她那慘白的臉上。他躺在那裏，屍體抱住屍體。這不幸的人終於在死神屋裏完成了他的婚禮。他這樣向世人證明，人們最大的災禍來自愚蠢的行爲。[2]

[1]“道路之神”指赫卡忒，她時常在道路交叉處流連。

[2] 此處責備海蒙魯莽，企圖殺父親（海蒙隨即後悔，因此自殺），同時責備克瑞翁做事太輕率。

歐棒狄刻進宮，眾侍女隨入。

歌隊長 你猜這是什麼意思？我們的主母沒有說一句好話沒有說一句壞話就走了。

報信人 我也大吃一驚，我只希望她認為聽見了孩子的災難，不好在大眾面前痛哭悲傷，但是在家裏，她可以領著侍女們哀悼家庭的不幸。她為人很謹慎，不會作錯什麼事。

歌隊長 也許是的，可是在我看來，這種勉強的沈默和哭哭啼啼都是不祥之兆。

報信人 我進宮去打所她忿怒的心裏是不是隱藏著什麼不肯泄露的決心。你說得對：勉強的沈默是不祥之兆。

報信人進宮。

歌隊長 看呀，國王回來了，他手邊還有一件表示他的行為的紀念品——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件禍事不是別人惹出來的，只經他自己作錯了事。

眾僕人擡海蒙屍體從左方上，克瑞翁隨上。

克瑞翁（哀歌第一曲首節）哎呀，這邪惡心靈的罪過啊，這頑固性情的罪過啊，害死人呀！唉，你們看見這殺人者和被殺者是一家人！唉，我的決心惹出來的禍事 啊！兒啊，你年紀輕輕就夭折了，哎呀呀，你死了，去了，只怪我太不謹慎，怪不著你啊！

歌隊長 唉，你好像看清了是非，只可借太晚了。

克瑞翁（第二由首節）唉，我這不幸的人已經懂得了，仿佛有一位神在我頭上重重地打了一下，把我趕到殘忍行為的道路上，哎呀，推翻了，踐踏了我的幸福！唉！唉！人們的命多麼苦啊！

報信人自宮中上

報信人 啊，主人，你來了，你手裏已經有了東西，此外你還有別的呢。這一個你用手擡著，那一個在家裏，你立刻就可以看見。

克瑞翁 除了這些而外，還會有什麼更大的災難呢？

報信人 你的妻子，死者的真正母親，已經死了，哎呀，那致命的創傷還是新的呢！

克瑞翁 (第一曲次節) 哎呀，死神的填不滿的收容所阿·你為什麼，為什麼害我？你這個向我報告災難的壞消息的人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呢？哎呀，你把我這已死了的人又殺了一次！年輕人，你說什麼？你帶來的是什麼消息？哎呀呀，是不是關於我妻子的死亡，屍首上堆屍首的消息？

活動台自景後推出來，上面停放魯歐律狄刻的屍首。

歌隊長 你看見了，不再是停在裏面的了。

克瑞翁 (第二曲次節) 哎呀，我看見了另一件禍事！還有什麼，什麼命運在等待我呢？剛才我把兒子抱在手裏，哎呀，現在又看見這眼前的屍首！唉，不幸的母親呀！唉，我的兒呀！

報信人 她首先哀悼那先前死去的墨伽柔斯的光榮命運，^①再哀悼這孩子的命運，最後念咒，請厄運落到你這殺子的人頭上，她隨即站在祭壇前面，用鋒利的祭刀自殺，閉上了昏暗的眼睛。

① 據說阿爾戈斯人攻城的時候，先知忒瑞西阿斯曾說，戰神阿瑞斯很生氣，因為卡德摩斯曾經殺死戰神的龍，戰神便要求殺一個人來賠償這筆血債。先知建議殺克瑞翁的兒子墨伽柔斯來祭獻，墨伽柔斯假意說要逃到得爾福去，他趁克瑞翁回家給他準備旅費的時候，從望樓上跳下自殺，賠償了血債。

克瑞翁 (第三曲首節) 哎呀呀，嚇得我發抖啊！怎麼沒有人用雙刃劍當胸刺我一下？唉，唉，我多麼不幸，深深陷入不幸的苦難！

克瑞翁 她是怎樣自殺的？

報信人 她聽見我們大聲哀悼她兒子的死亡，就親手刺穿了自己的心。

克瑞翁 (第四曲首節) 哎呀呀，這罪過不能從我肩上轉嫁給別人！是我，哎呀，是我殺了你，我說的是事實。啊，僕人們，趕快把我這等於死人的人帶走吧！帶走吧！

歌隊長 如果災難中還有什麼好事，你吩咐的倒也是件好事，大難臨頭，時間越短越好。

克瑞翁 (第三曲次節) 快來呀，快來呀，最美最好的命運，快出現啊，給我帶末日帶來！來呀！來呀，別讓我看見明朝的太陽！

歌隊長 那是未來的事，眼前這些事得趕快辦，其餘的自有那些應當照管的神來照管。

克瑞翁 我所希望的一切都包含在這句話裏，我同你一起祈禱。

歌隊長 不必祈禱了，是凡人都逃不了注定的災難。

克瑞翁 (第四曲次節)把我這不謹慎的人帶走吧！兒呀，我不知不覺就把你殺死了，(向歐律狄刻的屍首)還把你也殺死了，哎呀呀！我不知看他們哪一個好，不知此後倚靠誰，我手中的一切都弄糟了，還有一種難以忍受的命運^①落到了我頭上。

衆僕人把海蒙屍首擡進宮，克瑞翁和報信人隨入，活動台推到景後。

歌隊長 謹慎的人最有福，千萬不要犯不敬神的罪，傲慢的人的狂言妄語會招惹嚴重懲罰，這個教訓使人老來時小心謹慎。

歌隊自觀衆右方退場。

參考文獻：

[1] 羅念生，根據希臘文譯出，摘自《索福克勒斯悲劇二種》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